



【故地往事】

明水古城二名人

□王繁荣

古明水城，疆所虽小，名人甚多。然时至今日，乡人能尽言其事者，寥若晨星，更有雌黄氏张冠李戴，误导后人。如今明水古城复建正酣，其中必有涉及名人故居者，今将五百年前明水古城三位名人略加介绍，以资工匠备览，亦求方家指正。

明水古城，有康李两大姓氏，明水康，枣强人，金代避乱走章邑，初居小康庄，明洪武年间卜居明水。康字拆解有“广袤水田”之意，时明水周边水田纵横，正合康意，故择居明水，康姓较别处发展更旺，显宦辈出，最著名者当数保定知府康迪吉；明水李，定居明水稍晚，丁口也少，然李氏亦不可小觑，出过云南右布政使李冕，且二人皆为姑表亲。

李冕，字端甫，号脉泉，明弘治三年(1490年)出生。自幼困于困顿，因而读书勤奋，十三岁考中秀才，深受章丘著名宿儒郑鸾的器重，并以爱女许之。在岳丈的精心培育下，26岁考中举人，但第二年赴京会试时却落榜。此时，李冕已婚，并育有子女，家境本来贫困，长期读书无暇顾及生计，有时竟靠郑夫人典当嫁时簪珥衣裳维持全家生活和供其读书。后苦读十年，于明嘉靖五年(1526年)36岁时考中进士，官授河北魏县知县。

因出身贫寒，李冕特别能体恤民情。上任之始就遇连年饥荒，为救民于水火，李冕冒死开仓赈饥。县上存粮不足，又为民请命于郡守，力促从国库中发粮4000石，保住魏县饥民的性命。祸不单行，不久漳河又发大水，数百户人家面临灭顶之灾。胆小的官吏纷纷弃民而逃，唯李冕奋然而前，组织人力截水流。水灾过后，为恢复生产，他单枪匹马遍访全县各乡，竭尽地方父母官之职，深受魏县人民爱戴。在魏县期间，他不但改革了以往不分贫富均徭纳税的弊政，还十分重视教育，培养了很多品学兼优的人才。李冕施政，仁厚宽和，事事崇尚节约，上面官员来往，仅以饭相待，并不奉送地方特产，竟迫使那些以巡视为名沿途勒索财物的公使大臣们“相告不行经魏县”。李冕对其家眷要求甚严，绝不许他们倚仗权势。有一次他出发远行，家中粮食吃完了，郑夫人索遍宅内上下家眷，竟没能凑起买1斗米钱，这在封建官吏中确实罕见，离任后，魏县人民为其立“去思碑”作为纪念。

由于在魏县卓有政绩，明嘉靖十年(1531年)李冕被提拔赴京任内台(即都察院)御史，后任杭州知府。在杭州任职期间，李冕廉正自束，改革了许多于国于民不利的弊端。

明嘉靖十七年(1538年)，李冕的母亲康氏病故，他回家守制三年。至嘉靖二十年(1541年)服满，被授处州(今浙江丽水)知府，处州矿产非常丰富，因管理不善经常发生盗矿并事件，钦派官员也曾被杀害。李冕严厉法度，恩威并施，在任期间没再发生矿变。境内有两条堰塞三百余年的大水渠，在李冕的督导下也重新修复使用。之后晋升河南按察司副使，兵备大名(今河北大名)，参予镇压有名的红罗女起义。越三年，又晋升为陕西参政，与常常干预地方行政的明王朝宗室进行过斗争。因有功，曾获御赐银币之殊荣，特晋升为陕西按察使，后晋升为山西右布政使、贵州按察使、云南右布政使等职，终因他在多年秉公执法过程中得罪了奸佞小人，又不会逢迎当朝权奸，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被迫以老而有病之名辞官还乡。

李冕在明水期间，睦族笃亲，对于明水李姓人家，即使出了五服，也当一家人看待，平常出行，骑瘦马，坐破车，衣食俭朴，如同贫寒之士一样，让人不会想到曾是官居二品的高官。李冕宦游三十年，足迹遍及河北、北京、河南、江苏、浙江、陕西、山西、四川、贵州、云南等大半个中国，实属历朝中少有。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病逝于家，享年73岁。乡人感其盛德，敬奉为神，建祠纪念，“乡人禳灾祈祐亦将有赖矣。”祠堂建在现李家大院东百米处，坐北朝南，为一独立院落，内有松柏、石碑，历时四百年香火不断，可见乡人对李冕之崇敬，新中国成立后先后为区公所、大队部、派出所驻地，房屋保持尚好，2006年公园扩建时惜被拆除。

再介绍一下明水康姓名人康迪吉。

康迪吉(1519-1568年)，字道甫，号右川，自幼相貌秀异，才智过人。他是云南右布政使李冕的表弟，李冕的母亲是康迪吉的亲姑，虽是表兄弟，但两人年龄相差将近三十岁。嘉靖十七年(1538年)母亲去世李冕回明水守制，一日手指一铁匠铺口念道：“打铁锤鸣红火闪开三阵电。”恰好康迪吉归家后听到邻家弹棉花的声音，便对曰：“弹棉弓响白云震出一声雷。”李冕大喜过望，称赞道：“圣人云，后生可畏，果不虛言。”从此时常过问表弟的学业。不久，康迪吉考中秀才，嘉靖二十二年(1543年)乡试中举，接着于下一年联捷会试四十八名，殿试第二甲九十二名赐进士出身，授户部广西清吏司主事。

康迪吉年轻有为，一入仕便颇有政绩，除户部主事的政务外，还被指派管理粮仓饷边和督察湖广粮食储备，一官而兼三职竟各称其任，得到了上司的信任，甚至得到了皇帝的嘉奖，其嘉奖内容在《康氏家乘》中有明确记载。至明嘉靖三十年(1551年)擢升正郎，又派他监管湖北漕粮，兼管江浙关税，他清正廉洁，丝毫无染，以至使一些贪脏而不能的官员心生憎恨。曾有一李姓知府严刑逼问跟

从康迪吉的小吏，想找出康迪吉的“瑕垢”，但终不可得。一年后，康迪吉升为户部郎中监管大同边粮。其时，边防多战事，军中将士骄横狂妄，以功道自居，康迪吉善于调措，恩威并施，官兵无不钦佩。

三年后，康迪吉出任太原府，正赶上汾河水涨冲坏城墙一角，他未在衙门坐稳，便亲自绕城墙一周筹划退水之策。在勘测水情时，他发现防水之堤高而且薄，堤高则水深，堤薄则易坏，于是马上组织民工突击修堤，减少高度，增加厚度，水患从此免除。在太原任职期间，康迪吉首先整肃吏治，端正民风，修学馆，敦教化，集中精力处理前任所留遗案，用仁政爱民，使太原为之一变。

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其父病故，回家守制三年。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补任保定知府。保定位处要冲，来往官员络绎不绝，稍有疏忽就得罪权贵。康迪吉上任之后，以其敏性视事，巧妙周旋，有分外要求者，决不姑息。曾有一都御史，南行过保定，康迪吉因为没有像原来的知府那样给予贿赂，使该都御史心怀不满，以怒斥其随身官员为名而旁敲侧击康迪吉。康迪吉不畏权势，勃然动怒道：“大人居天子耳目风纪之司，负纪劾百官之责，卑职如有违法之处，请立即处置。不然，我当以此事为由上至任文疏，请皇上钦定。”都御史怕惹出是非，于己不利，马上换了面孔笑而慰之：“康知府过虑了，你才到保定几日便百业俱兴，地方尚赖你保障，理应嘉奖，何出上言耶？”遂灰溜溜地离开了保定。康迪吉不阿权贵、刚直清正的名声从此大震。

康迪吉在保定任上不足一年，即病逝于官署，年仅40岁。说起康迪吉，不能不提他留给后世的“山明水秀”四块奇石。曾有人说这四块奇石是在保定府民众感其恩德所送，我觉不然，他在保定任上不足一年，民众不会有如此深的感情，倒是在太原做知府时极有可能，因为他任太原知府时，明水的家人正在兴建康氏花园，他不仅千里迢迢为家乡运来这四块奇石，还派来了一位花匠，专门侍弄花草，这位花匠不仅有精通花木之法，还会疗毒之术，其死后住处成为明水的花神庙，这在《章丘县志》中均有记载。

最后再说一下李开先。

李开先是埭村街道办事处鹤庄人，他是章丘继李清照之后又一位在中国文学史上有一定地位的著名文学家、戏剧家。他多次逗留于明水，且与康迪吉是儿女亲家，故也算半个明水人吧。

李开先未达前，长居章丘城，亦爱明水山水，这在他的诗文中多有反映。二十五岁时曾与其好友淄川孙夹谷，在位于明水东北八里的盘泉寺中攻读，后连捷举人、进士，罢官归里后更与明水结下了不解之缘。为保存历史古迹，李开先与当时的章丘名流捐资重修了龙泉寺，修葺了百脉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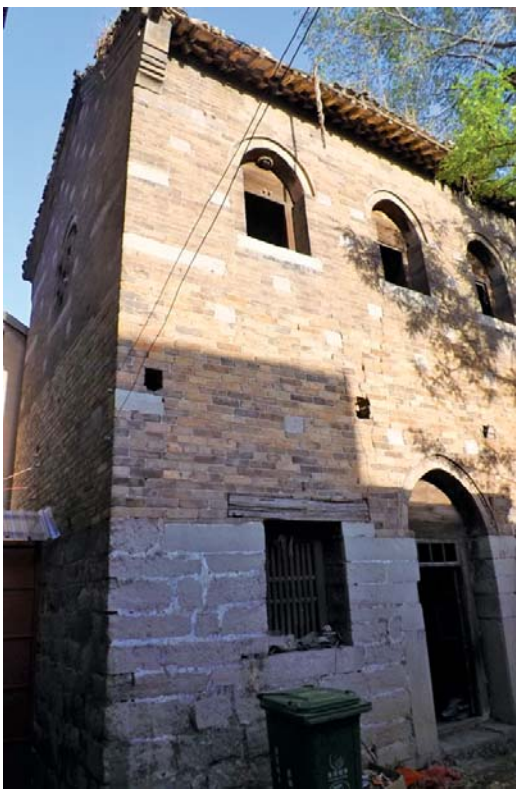
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他挈妇将妾畅游百脉泉留下了《吟百脉泉一韵五咏》的著名诗篇，诗曰：

水劲无过济，脉泉更著名。
不霜清见底，漱石寂无声。
颗颗如珠碎，潭潭比镜平。
不能容小艇，只可濯长缨。

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冬，东麻弯水忽然变浑，冒出股股煤气般的异味，致使李开先产生了将有异灾出现的预感，并赋诗一首《纪异·癸亥冬月》曰：

盲水净无痕，麻弯乃上源。
如何千古色？忽变一朝浑。
普有熏煤气，略无旧味存。
异灾良有以，怀惻不能言。

此诗，足可作为研究明水水文地质变化的重要资料。



▶康迪吉故居

【文化地标】

隋开皇六年造桥碑

□杨建东

1979年，国家文物局公布了全国书法名碑和重要艺术石刻，严禁拍照传拓，重点保护，其中就有隋开皇六年造桥碑。此碑原立在微山县马坡乡石里村的石里沟子，不知何时移入村内“三教堂”。这块艺术名碑存世千载，历经磨难，多次损毁，自古至今录入许多书籍、书法教材。

隋开皇六年(公元586年)，石里村沟河交错，逢雨季沟满河平，村民出行艰难，仲思那等40名佛徒积德行善，捐资在村南的河上建桥一座，竣工后立碑记之。碑上部刻二层佛像，中部刻建桥经过，下部刻捐资人名。159年之后，唐武宗于会昌五年(公元845年)下诏灭佛，此碑的上层佛像被乡民砸烂。清代乾隆年间的史官闻知石里村有隋碑便前来考察，被碑文的书法水平所吸引，便登记上报，热爱金石艺术的高官钱大昕、阮元、武亿和陆增祥先后趁出差机会考察此碑并作拓录入各自的金石文集。

民国年间，鲁迅出资让人收集山东的汉画像石拓片，其中就有此碑拓片。上世纪70年代，山东省书协会员邹金奎住在三教堂内，床铺靠着此碑，每晚用手指摹写笔画。后来拖拉机撞断此碑，村民将碑角搬走砌墙。1979年国家将此碑列为全国名碑，邹县文化局与微山县文化局协商将碑运到邹县，理由是国家文物局的文件中注明石碑所在地是邹县，微山县文化局解释说，1958年石里村划归微山县，此碑归微山所有，接着，县文化局通知马坡乡文化站立即将石碑运回县文化馆收藏。

1991年，北京的《文物》月刊发表我写的考证此碑的文章，石里村的王振军偶见此文，说家的墙上就有这个碑角。我接到电话兴奋又诧异，因为碑的年号、地名都在这个碑角上，次日便赶赴140里到马坡，和乡政府人员骑自行车又赶十多里找到王家，通过讲解《文物法》，振军同意扒墙找碑角上交。虽然补齐碑角，但碑的上两行文字仍无踪迹，好在上世纪50年代邹县文化馆作了一幅完整的拓片存档，也就是说残碑在微山县，完整的拓片在邹县，仿佛一个被毁容的美女在婆家，而美丽的玉照在娘家，终不能聚在一起。

此碑残高126厘米，宽74厘米，厚13.5厘米。立在原野千年，风吹雨淋，色呈棕黄，下部文字风化严重。碑文记载，隋开皇六年二月八日，兖州高平县石里村仲思那等40人见村南多条河沟汇集成大水，阻隔行人，在河上建石桥一座，采来像荆山一样的好石，请到像周随一样的名匠。此桥竣工，但愿秦王越海那样的气概镇住水患，长保平安，惟愿两岸花香，蜂蝶竞集，天上的织女、江妃二仙女来此与牛郎、交甫游玩长谈。

石里村南没有大河，石桥也不大，应为几个桥墩上平铺石板的普通石桥，由于石碑移位，谁也说不清古桥的位置。

碑文中涉及地理变化，高平是汉代的县治，石里村古属高平，北齐天保元年(公元551年)撤高平县，石里村划入邹县。立碑时高平县已撤35年，撰文者沿袭旧称仍称高平县。碑文书写者是民间高手，自始至终书写工整，一丝不苟，楷书字体保留着南北朝的魏体遗风，刻碑的石工亦是高手，一刀一凿不能改变书法者的风格，真是珠联璧合，缺一不可。人名都冠以“维那”，“维那”是管理寺院的事务知事僧。文中有十位仲姓者，皆为孔子门生仲子路的后裔，西汉末，仲氏族人自泗水县全族迁至微山县仲浅村，在石里村以西十多里，仲姓也有后迁石里村的。石里村古称石里沟子，里，是大村，隋以前就叫石里村，今天仍叫石里村，是罕见的千年古村。

隋代兴亡37年，所遗文物皆为珍品，有的省、市不见一块隋碑，而微山县就有开皇六年造桥碑和1989年夏镇大官口村薛河底出土的隋大业二年造桥碑(齐鲁晚报2017年2月26日)，是隋代河流、地理、气象、建筑、宗教、艺术的珍贵史料。

投稿邮箱：

qlwbrwq@163.com